

风的园子

“驻疆人民解放军要完成其特殊的历史使命，就必须像钢铁一样坚强，丝绸一样温柔。”

长篇小说

• 李广智 著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风的园子

李广智 著

长篇小说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风的园子 / 李广智. - 北京: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2005.10

ISBN 7-5033-1688-X

I. 风… II. 李…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核字(2005)第 105389 号

风的园子

李广智 著

责任编辑: 张 鹰

装帧设计: 谷 雨 + 王 珏

责任校对: 关 中

出版发行: 解放军文艺出版社

社 址: 北京市西城区地安门西大街 40 号

邮政编码: 100035

电 话: 66531659

E-mail: jfwyeb@public.bta.net.cn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乌鲁木齐大金马印务有限责任公司

字 数: 237 千字

开 本: 787mm×1092mm 1/16

印 数: 1-5 000

印 张: 17.375 印张

版 次: 2005 年 10 第 1 版

印 次: 2005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7-5033-1688-X/I·1463 定价: 25.00 元

责任编辑：张燕
封面设计：谷雨



第一章

01 追匪	1
02 前沿阵地上的孩子	5
03 革命水	11
04 打赤脚却戴皮帽子	16
05 革命就是请客吃饭	20

第二章

06 云雀之歌	27
07 四个女兵	33
08 刀郎舞的风波	38
09 马嚼夜草的声音	44
10 监狱里挖出专家来	49

第三章

11 王猛进的一个不眠之夜	59
12 赤裸裸的先进营	70
13 圣水之浴	78

第四章

14 生命的祈祷	85
15 王站在城头珠泪倾	92
16 可爱的麦子转世重来	99
17 一夜之间,一个村庄消失了	106
18 小高地上的月亮	113

目 录

目
录

第五章

19 天山青松根连根	127
20 神木园割礼	138
21 一号冰川	155
22 闭斋的日子	166

第六章

23 夏玛里巴克红了	173
24 王猛进“黑”了	179
25 斗地主	188
26 王帕米与坎尔曼	194
27 最后的麦子	201

第七章

28 杏园里的事情	211
29 王猛进犯了众怒	217
30 大雪崩	226
31 刘书湘走了	237

第八章

32 愤怒的虎子	247
33 今夕是何年	255
34 归骨于天山以西	258

1 追 匪

一粒黄豆般大小的汗珠子，亮亮地甩出来，掉在地上，“吱啦”一声，腾起一朵白烟，旋即消失在空气里。

一串黄豆般大小的汗珠子，亮亮地甩出来，“吱吱啦啦”一阵响，腾起一片白烟，旋即也消失在空气里。

空气里窜着火苗子，火苗子像蛇的信子一样攻击着人暴露在外头的肌肤，贪婪而又恶毒。

完全是一个浑黄的世界。天是黄的，地是黄的，人所穿的衣服也是黄的，司号员腰间的军号更是黄的。

是那种亮亮的黄，金币一般耀眼，还连带着发出古筝一般的声响。

一脚踩上去，沙子就流水一样涌下来，像蛇一样扭曲着，随之形成新的地貌。

抓一把沙子在手里，烫得人咧嘴皱眉，说，煮鸡蛋也就是眨眼间的事。

但有人还要调侃，说，干吗煮鸡蛋啊，蹲下去，把你那两个蛋煎了，慰劳一下大家不好吗？

抓沙子的张开手，流沙从指缝间淌下来，金光闪闪，那

人说,还用得着煎蛋吗?把你埋下去,孜然、盐巴、辣面子的那么一洒,咱不就吃上烤全羊了吗!

另一个插进来说,他怎么能成了烤全羊,充其量也只能是个烤全猪,晚上睡觉你听他那呼噜,总叫人以为是躺在了猪圈里。

有人这样说笑,但有人却已经让沙子烧烤得撑不住了,虽然隔着布鞋,却也满脚是泡。他坐下去想看看脚上的泡,屁股又像坐在了烧红的碾盘上,尖叫着跳了起来,说,我操,早晚得叫沙子给烤焦了。

有人纠正说,不是沙子,是金砂。

那人甩出一把汗,地上“吱吱啦啦”地响,一片白烟,说,金砂,也是操蛋的金砂……

就在这个时节,情况来了。

爬上一道沙梁,骡马队队长尤八路一下就扑在了流沙里,用那仅有的一条胳膊往下指了一下,说,有情况。

营长王猛进随即也扑倒在流沙里,他回头甩了一下手作出一个“停止前进”的动作,全营的官兵就一下都凝固在流沙里,与浑黄的世界融为一体。

这是在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腹地。

这是上个世纪中,1950年夏天的一个日子。

进疆人民解放军老虎团先遣营在沙漠深处执行剿匪任务。

仇视新疆新生政权的叛匪,像一股股沙漠腹地的龙卷风,突然啸聚起来,掠村袭镇,颠覆基层新生政权;突然又如风一般,声息影散,扑朔迷离,无从掌握,使我人民解放军出手的铁拳屡屡扑空。

而现在,这股“龙卷风”就在眼前。

而且,它不再凶猛,而是瘫散在那里。

人离枪,马离鞍,东倒西歪地撒成一大片。

完全在小山炮的有效射程之内。

一个冲锋下去也就是一袋烟的工夫。

王猛进倒抽了一口冷气。

就是这一股龙卷风似的叛匪,残忍无比地剥下了村干

部的皮,并将其钉在胡杨树的树干上,恐吓各族群众与“两个人”保持距离。

按照他们的解释,这两个人,一个叫“毛主席”,一个叫“共产党”。

愚蠢而又残忍。

就是眼前这股叛匪,宣称说“共产党”之所以到新疆来,就是看上了新疆的“洋冈子”(维吾尔语:妇女),而且,“共产党”厉害得很,睡十个八个“洋冈子”一点儿不累。

当然是一派胡言。

但是,当这股狼性十足的叛匪穿上解放军军装去祸害人去演戏,就有了一定的欺骗性,就让人恨得咬碎牙。

要是凌迟的刑法就好了。尤八路说。

王猛进没有说话。

大卸八块、千刀万剐,那才叫解恨呢。尤八路又说。

王猛进还是没有说话。

尤八路望了望一言不发的王猛进,说,我知道这不可能,新社会了嘛,啥事咱都得讲规矩,可现在是属于我们的呀,山炮齐发,让这帮龟孙子血肉横飞鬼哭狼嚎还可以吗……

王猛进摆手制止了他。

王猛进转过身子,面对他的部下,做出了一个“包饺子”的手势。

王猛进所面对的部下都是“泡兵”,大大小小的水泡你拥我挤地凸显在暴露的肌肤上,浸泡在汪汪的汗水里。

没有一丝儿声音,只有汗珠子掉进沙砾里的“吱啦”声。

王猛进知道,他跟他的部下差不多,也是“泡兵”。

沙漠剿匪 50 天了,付出的代价是不可估量的,指战员的身体早超出了他们所能承受的限度,然而,慈不掌兵,他不能因疼惜部队而在执行任务上打折扣。

眼下,又是一场恶战。

叛匪们都是沙漠狼,而他们一旦上马,便又如猛虎添翼一般。在这一点上,进疆不足一年的人民解放军明显地处于劣势。

三个连队分左中右开始迂回包抄，营部人员作为预备队原地待命。

行动迟缓而又艰难。

流沙。

热浪。

还有那火球一样燃烧着的毒日头。

流沙让指战员们的步伐失重而连连后退。

热浪让他们头晕，眼前金星四溅。

还有那白花花的毒日头哟，眼睁睁地要夺取人们的理智甚至生命。

然而，他们是老虎团。

然而，他们是先遣营。

老虎团的人都是不怕死的。

先遣营的人都是敢下油锅的。

指战员们手脚并用，于滚烫的热沙热浪中蠕动着，前进着，挣扎着……

终于，合围之态形成，三而制高，叛匪只剩下了身后的一线生机。

王猛进拍了一下脑门子——这是他决定行动前的一个习惯和信号，是他对所处形势综合分析后得出的满意的结论。

打！王猛进从牙缝里崩出了这一个字。与这一个字同时崩出的，还有他盒子枪里的那一梭子子弹。

但却没有打到叛匪。

而是击倒了一匹马。

其实，这一阵，先遣营的人瞄准的都是马而不是人。因为，叛匪加上马就会变成一阵风。

一阵风顷刻间就会消失。

这之前，有好几回，战机就是这样在顷刻间消失的。

然而，现在……

冲锋号吹响了。

喊杀声四起了。

小山炮怒吼着，掠过叛匪的头顶，在他们唯一的退路上炸响。

流沙溅起来，黄亮亮的，在太阳的照耀下闪光。

叛匪们完全乱了阵脚。

叛匪们抱头鼠窜，仓皇间寻找各自的马匹。马匹伤亡甚多，叛匪们开始争夺，乱成了一团。

王猛进笑了。

他知道，照这个态势发展，一个小时内解决战斗是一点儿问题也没有的，而且是全歼。

尤八路急不可耐地要冲上去，王猛进拦住了他，说，老哥，杀鸡还用得着牛刀吗？

可是，不亲手宰几个贼娃子我气不平。尤八路说。

把机会留给连队吧，卷一根喇叭好吗？

尤八路有点不情愿地掏出了一把莫合烟——可就在这时，枪炮声突然间嘎然而止。

怎么回事？王猛进吼道。

没有人说话。战场忽然凝固了，人们像被孙悟空施了定身法。

王猛进顺着大家的视线望出去，自己也不由得呆住了。

2 前沿阵地上的孩子

叛匪在对峙的前沿高台上放置了一个小孩。

就是凭借着这个孩子，叛匪们开始反击。罪恶的子弹就从这个小孩的身前身后射出来，阻击住了先遣营的进攻。

王猛进从望远镜里看到：

这个裹在一条破毡子里的小孩，最多也就一岁多的样子，但小胳膊小腿特别地有劲，踢蹬着，挣扎着，小脑袋偏过来偏过去地哭喊着，脸涨得通红。

高台像黄金制成的板墙。

小孩在高台的反射下习习生光。

这个弱小的生命，显然还闹不明白自己是置身在枪林弹雨的战场上，更不会想到，在这样的环境里，哪怕是飞溅起

来的一枚小石子，都会要了他的命。

更不要说那些黄亮的子弹。

更不要说那沉重的山炮。

他只是感到了害怕。

他要妈妈。

他要奶水。

他希望妈妈能把他揽在怀里，而让他吮住那丰盈的奶头。

然而没有妈妈，也没有奶水。

孩子的身边都是狼，两条腿的狼。他们只是拿他当盾牌，靠他来争取时间，而完全没有把他的生命当一回事儿。

而且，叛匪们开始上马了，而上了马的叛匪马上就显示了其凶残和野蛮，于狂奔中向先遣营猛烈地射击。

雨点似的子弹，压得先遣营抬不起头来。

隐蔽不及的战士就中了子弹，血流如注。

流血的战士怒不可遏，狂吼：

决不能放跑这帮贼娃子！

大家的目光集中到了王猛进的身上。

王猛进的目光集中到了高台上的小孩的身上。

小孩在哭。

哭得声嘶力竭。

小孩在挣扎。

面对着火热的天空。

尤八路说，敌人要跑。马上就会变成一股风。

王猛进没有说话。

尤八路说：得下决心了。或许是叛匪的孩子呢。

王猛进放下了望远镜，说，叛匪的孩子怎么了？叛匪的孩子能等同于叛匪吗？

尤八路说，我不是那个意思，可要因了这一个孩子而放跑了一股叛匪，这就是个问题。

什么问题？

应该是政治问题。

有这么严重吗？

当然。我们执行的是剿匪的任务，而不是别的什么任务。

王猛进又不说话了，再次拿起了望远镜。

这一次他看到的是，叛匪的那两挺重机枪就架在小孩的身上。重机枪在不间断的喷着火，而其余的叛匪已经都上马窜出了包围圈，沙尘弥漫，风卷落叶一般朝西天逃去。

王猛进又一次放下了望远镜，说，能给我一支喇叭吗？

王猛进点燃了“喇叭”，抽了一口，又抽了一口，还抽了一口，样子有点像劳作一日终于歇下来而需要抽烟解乏的老农。

但是，尤八路发现，王猛进的手在颤，眉宇间隆起了核桃大小的一个疙瘩。

这说明，王猛进的心情并不平静。

三口烟，就丧失了一个苦苦追求到的绝好的战机。

三口烟，叛匪就像龙卷风一样消失在漫漫的黄沙之中。枪声稀落下来。

马蹄声渐渐远去。

突显出来的，是那孩子的哭声。

哭声如刀，割得王猛进的心口疼。

当他把这个小孩抱在怀里时，叛匪已逃得无影无踪了，只丢下几具尸体和数十匹倒毙的战马。

打扫战场，竟连一支枪都没有得到。

王猛进抱孩子的动作特别笨拙，像握着一支三八大盖的枪，抱也不是，不抱也不是。

小孩显然很不舒服，挣扎着乱蹬乱哭，比先前在高台上时还哭的厉害。

王猛进笨拙地哄着他，却崩出这样的句子来：

天皇皇，地皇皇，
我家有个夜哭郎，
过往君子念一遍，
一觉睡到大天亮。

王猛进这么一嚷嚷，指战员们便都笑了，一满哄笑着说
是营长像个老婆婆。

王猛进沉着脸子说，笑什么笑！将哈哈屁吃上了吗？我
也是没咒念了，才想到这么两句，好象是小的时节听奶奶念
叨记下来的，好赖也是个说道嘛，谁还有什么更妙的说辞儿
贡献出来听听。

文化教员牧歌说，我可以贡献几段，这可以叫做摇篮
曲，哄孩子睡觉的，中国外国都有，外国好象还要多些。但念
不行，得唱。

王猛进着急地说，扯那么远干啥？赶紧唱呀，只要孩子
不哭就行了。

牧歌就开始唱了，还带着动作：

我娃乖，穿新鞋，
我娃不乖穿旧鞋……

牧歌使的是陕西方言，鞋不叫鞋而叫“孩”。

但孩子还是哭叫不止。

时有声断气绝之危。

王猛进就躁了，说，去去去，屁事儿不顶，他那么小，能
管了新鞋、旧鞋……

有人提醒营长，这是个维吾尔族孩子吧，肯定听不懂汉
话，要哄也得用维语哄。

王猛进大声问：

谁会维语？

没有人回答。

三句五句的也行。

还是没有人回答。

小孩子还是死命地哭。

王猛进像握枪一样地抱着他，摇晃着说，没有人会，一
满的草包。你们都不会，那我就会了。

王猛进开始说起了维语：

呀呀，亚克西么 亚克西么。

哎哎，亚克西么 亚克西么。

哟哟，亚克西么 亚克西么。

王猛进的部下都笑出了声音，说，要是这一句，我们都会。

王猛进摇晃着孩子，说，会为什么不早说？现在再说，怎么着也不能少于两句！

可小孩还在一股劲儿地哭。

尤八路说，恐怕不是维语汉语的问题！

王猛进问，那是什么问题？

水。

水？

当然，这么大的沙漠，这么热的天气，小孩又没命地哭了这么长时间，能不渴吗？

王猛进如梦方醒，说，对对对，水！拿水来。

有人说，有奶就好了。

王猛进瞪了那人一眼说，你能挤出来啊？

是的。没有谁能挤得出来，哪怕是一滴。因为，这里是男性的世界，就是沙海里的每一粒沙子，都是公的。这里压根就没有女性出现过的记录，奶水何来？

孩子还在哭，可已经没有声音了。

王猛进有点急了，提高了声音，把水拿来，就可以立功。跟消灭叛匪一样，戴红花，骑大马。

可是，没有人拿出水来。

一张张汗漉漉的脸上显示出无奈的表情。

就是说，整个先遣营都没有水了。

这是个危险的信号。

没有水，先遣营就丧失了战斗力，就可能全营覆没在这漫漫的流沙之中。

而可能最先结束生命的，就是营长怀里的这个孩子。

王猛进望了望他的部下，再望望怀里的孩子，说，不！老虎团没有过这么屈辱的战斗记录。我们得救下这个孩子。哪怕是全营消失了，也得救下这个孩子。

全营官兵矗立在滚滚热浪之中，犹如一群远古残存下

来的石人，似乎是毫无知觉地接受着塔克拉玛干大沙漠的考验。没有声音，也没有动作。

王猛进抱着小孩说，这是一个新的生命，鲜活的生命，对于外界发生的一切，他都一无所知，所以，也就不应该负任何的责任。而我们的责任，就是要让他活下来，而不是让我们怀里死去。让一个小孩在老虎团人的怀里死去，这是最最耻辱的记录，是最最不能接受的现实。赶紧想办法，否则，就拉开我的手腕子，让孩子饮血止渴。

尤八路说，那怎么可以。论资排辈也轮不到你，我五十一岁了，要割手腕子就从我开始吧。

文化教员牧歌说，我想出一个办法，可以解一时之急。

什么办法？快讲！

牧歌从挎包里掏出他的陶瓷缸子，抹了一把脸，将手掌攥起来，对着缸子使劲一握，一滴汗水就挤了出来，“吧嗒”一声，亮亮地，响响地跌进缸子里。

官兵们受到启发，纷纷涌过来，照着牧歌的样子，握起手来往缸子里挤。“吧嗒”有声的，就是挤进了缸子里，“吱啦”乱响的，就是掉到了地上。牧歌急得大声叫，慢点慢点，对准了，要有打十环的准头才行呢。

有人就笑了，打趣说：打油还得使漏斗呢，能有你想的那么好？

还有的说，人家是挤奶，咱们这是头回见挤水的。

很快，就有了满满闪闪的一缸子水。

浑黄的散发着浓烈汗腥味的水。

王猛进蘸了一指头尝了一下，咸得舌根发麻。

这行吗？王猛进产生了疑问。

牧歌说，当然行。从道理上讲，汗水也是水，它从人体的毛孔里流出来，是干净的，只不过咸了一点，就当多放了一点儿盐！

孩子还在哭。

王猛进蘸了一指头往那小嘴上一抹，小孩立马停止了哭泣，继而就吮住了王猛进的指头。

先遣营欢呼起来。欢呼声腾起一片细沙尘。接下来，王

猛进蘸一下，小孩就吮吸一口；他吮吸一口，就换来一片欢呼声。慢慢地，小孩停止了蹬腿和挣扎。紫红的脸面也开始褪色而变得舒展和自然。

王猛进说，我们要收养这个孩子，让他长大成人。别看他现在是红兮兮紫青青的一团，可十年之后呢？他会像胡杨树一样地站起来。或许，他会像我们一样，成为一名扛枪打仗的军人，或许，他会成为有文化有知识的学生，为新疆的建设出把子力气，或许，他什么都不是，而只是一个强壮的牧民，那就做个牧民好了，逐水草而居，对红日而歌，迎风雪面迁移……

我们的王猛进，居然陷绝境而浪漫起来，面对漫漫黄沙，用彩笔描绘未来。而这个时节，死神从山梁那边展开了身躯，一晃，就变成了黑乎乎的庞然大物，疯狂地旋转成模糊的一团，迅速地升起来，高与天齐，以泰山压顶之势朝先遣营猛扑过来。

3 革命水

所谓死神，就是塔克拉玛干大沙漠中特有的黑风暴。

塔克拉玛干，译过来就是“进去出不来的地方”。

为什么进去出不来，原因就在于黑风暴。

黑风暴的集结速度非常之快，几乎是在瞬间成形，不等你看清它的形状，它就会轰鸣着将你团团围定，像扭麻花一样地扭曲你，让你连伏倒在地的机会都没有。西北老农有“黄土不埋站着的人”的说法，但在这里，黄沙却能掩埋站着的人。人站着黑风暴就把你活埋了。几年后，或许几十年后，又一场黑风暴不期而至，你可能被“吹尽黄沙始到金”地裸露出来——当然，还是站着，半截桩似的干尸。你失去了所有的水分，但你保留了不倒的身躯，有人又说，这是“驴死了架子不倒”。当然，有人裸露出来了，可还会有别的人或别的兽被站看掩埋进去。如此生生死死，让置身其内的人触目惊心。